

塞上行

國人的

史諾原著



新出生版社刊行

一個美國人塞上行

史諾原著

佚名譯

發行
新 生 出 版 社

1938.1.30. 初版

目 錄

一	神祕的中國在哪里.....	一
二	紅色中國是什麼.....	二
三	只有親身走一趟.....	七
四	故都以外的人類脈膊.....	八
五	最近的目的地——西安.....	一〇
六	楊虎城與邵力子的訪問.....	一三
七	向西安北部而西.....	一六

八	赤都延安·····	二〇
九	衝進了紅色的門戶·····	二二
一〇	紅區第一夜·····	二六
一一	白色土匪·····	二八
一二	第一個紅色戰士·····	三一
一三	從安塞到白家坪·····	三三
一四	小紅鬼·····	三五
一五	到司令部去·····	三八
一六	叛逆的學者——周恩來·····	四二
一七	幽默的戰士·····	四六

一八	老狗·老表·鐵老虎等等·····	五三
一九	紅軍大學及其校長林彪·····	六〇
二〇	紅軍大學的學生活動·····	六三
二一	解放戰爭中的戰術·····	六八
二二	走向抗日劇社去·····	七一
二三	老農一席談·····	八〇
二四	黃埔學生劉子丹·····	八七
二五	災荒與貧困·····	九〇
二六	政治影響·····	九五
二七	文化和經濟·····	九六

二八	僅有的城市·····	七
二九	兵工廠一瞥·····	一〇三
三〇	他們向所未知的事情·····	一〇五
三一	簡直沒有時間唱歌·····	一〇七
三二	跟彭德懷在一起·····	一〇九
三三	游擊戰的起因·····	一一〇
三四	游擊隊的革命特質·····	一二三
三五	紅軍是不可克服的·····	一二三
三六	戰線上的指針·····	一二四

一 神祕的中國在哪里

我在遠東八年期間，大部分時間耗費在中國，關於中國共產黨運動，曾發生好幾百個問題，可是大部分都沒有得到解答。在這些年頭中，恐怕在國際間，沒有比中國紅軍的故事更神祕的了，恐怕沒有比它更偉大的沒有寫成的新聞史詩了。

中國蘇維埃，在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國家的正中心，正在戰爭着，可是九年之間，竟被如同堅石砲壘一樣有效的新聞封鎖，和外邊隔離起來。百餘萬的國民黨軍隊，組成一座活動的長城，永遠包圍着他們；他們的區域，似乎比起西藏來，更難達到，沒有人穿越過這座長城，而回來寫過他的經歷。

即使是最簡單的各點上贊成和反對的黨人們，都爭辯過，但是對於尋找客觀真理的人們，雙方却都缺乏可靠的證據。下面是每個關心東方政治的人最感興趣的幾個問題。

這板西平，這次桂之桂平。
維城，廿七、二十八、二十九。

二 紅色中國是什麼

我們先從什麼是紅色中國這一問題開始說起。

這樣的一個名詞，能正確地用在討論那些浮泛不定，時常改變的中國內陸地帶嗎？（這些地帶，促進了中國紅軍的永遠繼續增長的活動。）這個名詞能夠適用到現在在紅色統治之下的西北的廣大地域嗎？

在事實上，中國究竟有一個像紅軍這樣的軍隊嗎？是一個訓練好了的，服從一個綱領，在中國共產黨統一指揮之下的軍隊嗎？如果是這樣，那麼，這個綱領是什麼呢？共產黨肯定說他們自己是反對法西斯蒂為民主政治而戰爭的。獨裁者×××就說他們只是有知識的土匪而已。誰是對的呢？或者說兩方都對嗎？一九二七年以前，國民黨被允許參加共產黨，共產黨也被允許參加國民黨，但是在那年的四月裏，開始了有名的清黨運動。當時在×××軍總司令×××領導之下，共產黨，以及社會主義者，社會民主黨和成千的組織起來的工人和農民們，大規模地被屠殺了。從那時起，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同情者，都成了可用死刑處罰的罪案，而且已經有成千的

人受到了這種處罰。然而更有萬千的人，仍舊繼續冒險，參加紅軍反抗×總司令的鬥爭。爲什麼呢？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中的基本矛盾，是些什麼呢？

至少，中國共產黨像什麼組織呢？他們在什麼情形下，和各國的共產黨或社會主義者相同呢？在什麼情形下，他們和各國的共產黨或社會主義者不同呢？遊歷者常問：是不是他們留蓄長的鬍子？是不是喝湯的時候吵嚷？是不是在他們的行囊裏帶着自製的手榴彈？心思深遠的人想知道他們是不是『真正』的馬克斯主義者。他們讀過資本論和列寧的著作嗎？他們對斯達林和托洛斯基的思想是什麼？他們的運動，真正是世界革命的機構的一部分嗎？他們是真實的國際主義者呢，或者只是爲一個獨立的中國而鬥爭的國家主義者呢？

這些戰士們，這樣長期地戰爭着，這樣兇猛地，這樣勇敢地，一句話，這樣所向無敵的戰爭着，如同被各種彩色的觀察者，以及×總司令自己的部下所私自承認的那樣，到底是些什麼人呢？什麼使他們這樣地戰爭着？什麼東西抓住了他們？那些使他們變成這種讓人難信地頑強的戰士的希望，志願和夢想，是些什麼呢？（和中國特有的妥協精神的歷史比較起來，這是使人難以相信的。）他們經歷了好幾百次的戰爭，封鎖，鹽的缺乏，糧食的缺乏，疾病和流行病，最後又經歷

了有歷史意義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在這長征中，他們越過了中國十二省，衝破了成千成萬的國民黨軍隊，最後在西北——他們的新的根據地——勝利地出現了。

誰是他們的領袖？這些領袖們是在一種理想和主義上，有着沸騰着的信仰的受過教育的人嗎？或者僅僅是些沒有知識的農民，盲目地爲生存而戰爭？舉例來說，在南京名單上第一名『紅匪』毛澤東，是什麼樣的人呢？蔣介石曾經爲捕獲、生擒或者打死他，懸賞過二十五萬元啊。在這個價值最高的東方頭顱中，裝着一些什麼東西呢？其次，朱德——紅軍的總司令——他的生命對於南京也有和毛澤東同樣的價值，又是什麼樣的人呢？還有許多別的紅色領袖們，他們會被屢次地傳說着已經死了，可是又在報上出現，不僅毫未受傷，而且指揮着新的反抗國民黨的軍隊。這些領袖們，又是什麼人呢？

什麼東西可以說明他們的反抗着比他們優越許多的軍事組織這種的驚人的記載？沒有一個工業根據地，沒有大礮、毒氣、飛機、金錢，和現代的技術——這些東西，南京已經在他們反共的戰爭裏，都利用了——他們是如何地生存下來，而且到今天，增加了他們的聲勢的呢？誰給他們當顧問？在他們當中有些俄國的天才軍事家嗎？他們不僅擊退了一切送去征討他們的國民

黨軍隊的指揮官們，並且也會打败了×××的龐大而用費很多的外國顧問團——這團部以前是由希克特（Von Seckt）將軍率領的，希克特將軍現在就是希特勒的國防軍的領袖。

中國蘇維埃是一種什麼組織？農民們擁護它嗎？在他們已經集中了他們的勢力的區域裏，紅黨們實行『蘇維埃化』到了何種程度？為什麼紅黨們沒有佔領大的城市？這層是不是證明他們不是一種真正的社會主義運動，而主要地只是一種農民的反抗呢？在中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仍然是從事於農業的，而工業資本主義仍然還在牠的襁褓中，如何談得到『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呢？

紅黨們怎樣穿衣、吃飯、遊戲、戀愛、工作呢？他們的婚姻法律是什麼呢？婦女們是如國民黨當局所宣傳的那樣被『共』着嗎？中國的『紅色工廠』是什麼？『紅色戲曲社』是什麼？他們如何組織他們的經濟？關於公共衛生、娛樂、教育、『紅色文化』等，又是如何呢？

最後，紅軍現在的實力如何呢？牠從那裏得到器械和軍火呢？假如像蔣總司令在一九三五年所宣佈的，南京已經『摧毀了共匪的威脅』，那麼，如何解釋：今日紅黨佔據了一個較以前任何時候都龐大而統一的區域，一個在中國最有戰略價值的西北？假如紅黨是被消滅了，那麼，爲

什麼日本作爲有名的廣田三原則中的第三項，要求南京和東京（也和德國）訂結反共協定，『防止亞洲的布爾塞維克化』紅黨們真是反日的嗎？

中國共產黨的軍事運動和政治運動的前途，是怎樣呢？牠是一種歷史的有力的發展嗎？如果是，那麼爲什麼到現在還沒有成功呢？雖然牠經歷了長期地奪取政權的鬥爭，牠能成功嗎？但是，假如牠已經是成功了，那麼，加上在全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這種重大的變化，牠的結果影響會如何呢？在世界政治上，在世界歷史上，牠會產生什麼變化呢？牠會如何地影響英美及其他外國在中國廣大的投資呢？

在過去，這是一件覺得可笑的事：爲什麼沒有一個局外的觀察者，能夠確切回答這些問題。這是一個興趣和重要性日益增長着的問題。這正是中國的故事，如同新聞通信員，在拍發關於瑣碎的側面觀察的稿件中，彼此互相承認的。但是我們在過去都是可怕地不知道牠。在白區中和共產黨接近，是非常艱難的。在頭上懸着死刑的共產黨，在中國社交上，是不公開承認自己是。而且即使是在外國的租界裏，南京也有廣大的偵探組織在工作着。舉例說吧，像巴區克·傑文斯（C. Patrick Givens）這樣的警狗，也是被豐富地報酬着的。他是上海英國警察隊紅

黨緝捕者的領袖，在他手下，有許多的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員被逮捕，以後被監禁或被槍決了。

三 只有親身走一趟

我們都知道：想知道一點紅色中國的事情的唯一的法子，只有到那裏去一趟。可是我們都原諒自己說：『沒有法子，』『辦不到。』人們都相信：沒有人能走進紅區，還能活着走出來。這就是幾年反共宣傳的力量。在這個國家裏，牠的新聞，是和在意大利或德國一樣地被嚴厲地檢查和統制着的。

但是這種情形，在外國是不贊成的，特別是在美國，那裏對於中國紅黨的興趣，一天天地增加。兩年以前，美國出版者哈利遜·施密士（Harrison Smith）對我提出一個建議，請我著一本關於中國紅軍的書，而我在一時的樂觀中，接受了這個提議。但是，從未看見過紅軍而來寫牠，（像有些人這樣做過的），對於我，似乎覺得是不合法的，後來我不得不向施密士先生說明搜集可靠材料的困難，但他不能瞭解。他是太性急了，他想知道：爲什麼我不『只要買一張車票，走到紅色中國裏去就是了？』

但是，可憐得很，沒有人供給任何的車票；而且一直到一九三六年六月，似乎合同永遠不會被履行了。後來突然地我得到了走進紅區的一種可能的辦法的消息。這種辦法需要立刻動身，拋棄我在北平的職務，放下我一本正在寫作而且幾乎快要完了的書。這個機會實在是太可珍貴了，是不容許放過的。我不再遲疑地決定了接受了牠，企圖着要打碎這種九年來的新聞封鎖。這自然是帶有某些種危險的，但是我決定相信讓報紙登載我的死的消息——『被土匪殺死了』——是多少有些言過其實的。對着充滿了被津貼的本地報紙和在中國的外國報紙上的許多關於紅色殘忍的可怕的故事，我是沒有一點點意思起程的。但是，最後我想：在這些年頭，已經有成千成萬的生命，被犧牲在革命戰爭中了，一條外國人的生命，也許能饒倖，努力尋出爲什麼的原因來吧？

我是在這種多少帶點衝動的情緒之下出發了。

四 故都以外的人類脈膊

是六月初旬，北平正披着春的綠帶，密叢叢的楊柳和皇宮的柏樹，使紫禁城變成一個奇妙

和媚人的地方。在這裏人們很難相信，在這個崩潰的中國，皇宮發光的屋頂的以外，有着勞苦，飢饉和革命。北京的某種魔術，使着外國人在這個舊都一年復一年地住着，永遠不會意識到在牠的靜穆的隔絕的城牆以外的人類的脈膊。

然而在剛過去的這一年，即使在北平這塊沙漠中的樂園，也被那籠罩着全中國的鬥爭的氣焰侵入了。日本侵略的威脅，激發了人民的大的示威遊行，特別是在怒火中燒的青年學生之間。全北平的防禦組織，不能制止對於紅軍走經山西，開始抗日戰爭的驚人的企圖的響應——這企圖被蔣介石委員長的軍隊禁止了。英勇的學生們，追求着監禁和死刑，在街道上集會着，高喊着『抵抗』並且呼出『停止內戰！與共產黨合作！共救中國！』等等違禁的口號。

一天半夜裏，我跳上一輛破爛的特別快車，覺得略有點不舒服，可是在一種高度興奮的狀態中。興奮是因為在我的前面，擺着一個，空間離開封建繁華天子之城幾千里外，時間距離幾百年的地域去的一個探險旅行。我是向着『紅色的中國』出發。

然而有點不舒服，因為我已經施用了一切可能有的注射了。我的血流一定是像一個遊行的醫院，我的手和腳被注射着預防天花、腸熱病、虎列拉、瘟熱病和流行時疫的藥針。這五種病在

西北都是很流行的，而且，最近傳說在陝西有魚口疔的傳播的驚人報告。在那裏這一種病是種風土病，患者很容易死去。如果這種冒險是值得的話，這是另一件事，不必管牠；可是被一個跳虱咬傷而病倒，是再滑稽沒有的事了，這我想是誰也會承認的。

五 最近的目的地——西安

我最近的目的地是西安府——這個名詞的意思是西邊的安樂鄉。西安府是陝西的省城，在北平西南，去要兩晝夜的疲倦的火車路程，牠是隴海路西端的終點。從那裏我計劃着往北走，走入蘇區。這蘇區現在佔據遼闊西北的正中心。在實際上，這是紅軍首次佔有的最大的整個區域，由於一種奇怪的歷史的原因，這些在陝西北部，甘肅東北部，寧夏南部的蘇區，幾乎符合中國發源地的原有邊境。因為在過去，幾千年以前，中國人在這裏開始組織，統一了他們自己，成爲一個民族。

平漢快車是很可憐的。車上的電燈設備失掉了作用，車掌不能說出的毛病的所在；它在最後一次從漢口開回來的時候，就不能再用了。在車廂和走廊裏，都點着蠟燭，光線還可以對付，可

是因爲不能夠打開窗戶，所以空氣的流通是很少的。我歎着氣，這一次列車，比較起七年前我頭一次在平漢線上坐的那一次來——那一次我是拿南京政府的一個客人的資格而旅行的——是更不可形容的一種列車了。

那時候鐵道部長是孫科博士——國民黨最大的領袖孫逸仙的長子。孫科請我作一次國有鐵道的旅行，並且還要我寫一篇關於他的文章，我也寫了，認爲前途是很有希望的。那時候政府是充滿了去實現孫逸仙全國敷設十萬里新的鐵路的驚人夢想的計劃……但是在今天，不僅沒有新的鐵路，中國所有的鐵路，比起一九二九年來，已經更少了，因爲幾年前當日本佔領滿洲時，無抵抗地損失了所有的鐵路的里數的百分之三十。

早晨，我考查了一下我的旅伴，看見了一位青年和一位很好看的有一把白鬚子的老人，他們對着我坐着，喝着苦茶。一會兒，那個青年和我說起話來。開始的時候，是說些禮貌的客套，以後不知不覺間說到政治上去。我發現了他的妻子的叔父，是一位鐵路上的職員，他是用一張免票來旅行的。他要回四川去，四川是他的故鄉，七年沒回去了，可是他不敢決定究竟能不能再回他的故鄉，據說土匪在那裏附近活動着呢。